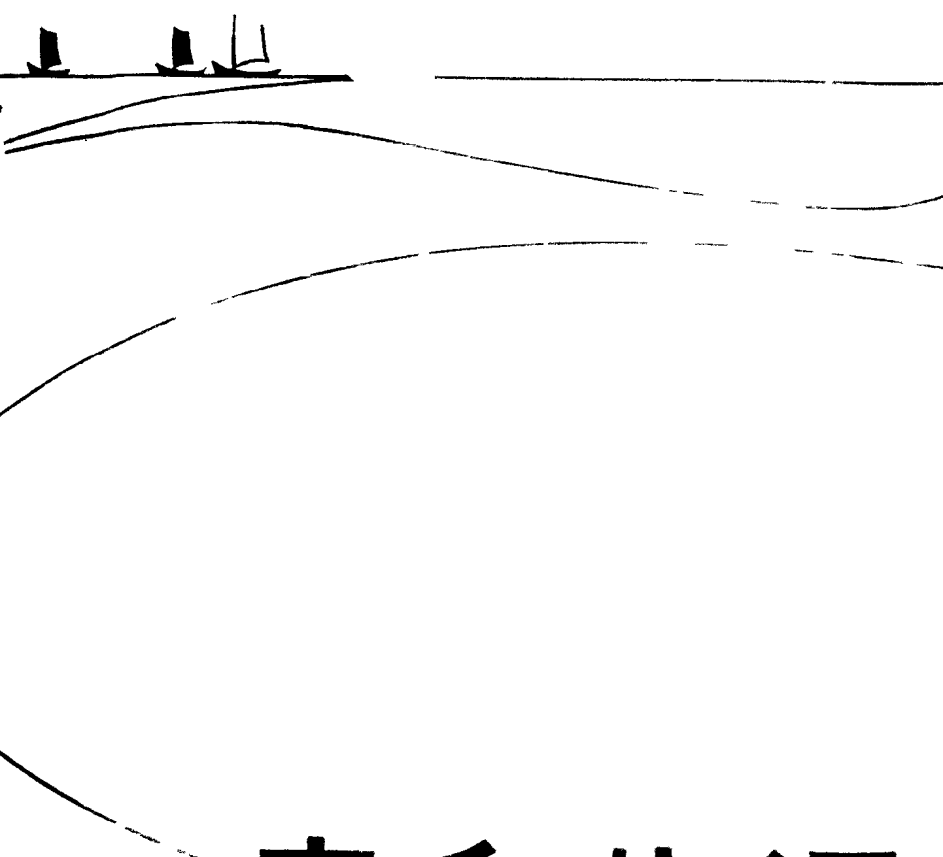


共青团湖南省委

作家协会湖南分会

编



走向生活

——湖南省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竞赛获奖作品选

走向生活

——湖南省第二次青年文学创作竞赛获奖作品选

责任编辑：高 彬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03,000 印张：9.75 印数：1—22,8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55 定价：0.70元

祝贺·希望·诺言

(代前言)

文选德

共青团湖南省委和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合编的“走向生活——湖南省第二次青年文学创作竞赛获奖作品选”出版了！这是继《沃土新花》之后，在绚丽多彩的文艺百花园中，盛开的又一束鲜艳的花朵。我们为能将这束鲜花奉献给广大的读者，感到由衷地喜悦。我们要向精心培育这束鲜花的辛勤园丁，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深的谢意！

这次选编的二十多篇作品，全部出自青年之手。其中虽有省内外颇有点名气的青年作者，但大都是锋芒初露的文学新秀。他们有理想、有追求、有热情，带着青年人的天真，带着泥土的芳香，带着时代的气息，带着攀登者的勇气，跨进了文坛艺苑。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入选，主要在于政治倾向对头，思想有深度，能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来反映生活；善于借鉴，敢于创新，勇于回答新问题；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有扎实的人物形象，有动人的真情实感，有独特的艺术追求，有的作品虽觉肤浅，但有一种青年人纯真的体验和热烈的激情，使人感到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。这些作品汇集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多彩多姿的画卷；有的以敬慕的心情，热情歌颂了革命老前辈的英雄业绩；有的以生动活泼的彩笔，描绘了四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；有的以深沉的感触，赞扬了青年人纯洁的友情

和爱情；有的以犀利、明快的笔锋，针砭时弊，鞭答某些不正之风。在艺术上，这些作品的追求各有不同，有的豪放，有的婉约；有的重人物，有的重情趣；有的以白描见长，有的以虚写制胜，确实是内容丰富，品种多样，风格各异。可以说，这个集子是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颇为精美的精神食粮。当然，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就完美无缺，无瑕可指了。相反，这些作品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。譬如：有的主题开掘还不够深刻，内涵还不够厚实，思想光芒还不够明亮；有的人物欠典型，结构欠紧凑，文字欠生动，这些都是需要努力改进的。我们出版这个集子，其目的之一也在于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关照和扶植，以便使这束鲜花更加鲜艳！

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，讴歌四化，赞美新人，鼓舞人民，这是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。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刚刚起步。因此，对于一个青年作者来说，写四化题材也许是一个困难的领域，但这却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。这个领域迫切需要我们去做发现、去开拓，需要我们用坚定的立场、正确的原则、明确的态度，通过自己细致的观察、精密的剖析、严肃的独立思考、巧妙的艺术构思来满腔热情地加以歌颂。这种歌颂自然应该是其中真善美的东西。因为一个积极的、有作为的青年作者，毫无疑问应该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，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反对和防止“左”的和右的干扰破坏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。因此，尽管我们有时也面对着生活中的某些丑恶，但我们总应该不倦地维护和讴歌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，追求和呼唤使人精神焕发的崇高理想，用积极、健康的精神食粮，满足人民的精

神需要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，使他们“见贤思齐”，“见先进就学”，从而为振兴中华激流勇进。有志于文学的青年，不要象俗话说的那样：“治国安邦非吾事，自有周公孔圣人”，纯粹为艺术而艺术；而应该有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责任感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苦乐观。发现国家有什么当务之急，就用心研究，用自己的创作来促进这些事情的解决。既然我们希望自己有所作为，我们就应该懂得文学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是一项重大的社会事业，必须服从党的领导，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，使我们的创作很好地“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”。

当然，文学艺术不是什么迅速使谁获得功名利禄的轻便手艺，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。“愚公移山”、“水滴石穿”这是以柔克刚的名谚和哲理，说明凡事成功，要旨无非是目标始终如一，长期坚持不懈。要想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绩，必须有“愚公”的顽强，有“滴水”的韧劲。我们不能因为几次挫折而悲观失望、沉溺不起；不能因为受到某种议论、讽刺就“忧谗畏讥”，苦恼万端；也不能因为某些暂时难以解决的困难而自称看破红尘、消极沉沦。振奋精神，就地起步吧！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，学习，是千里之行要走的第一步。要学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学时事政治，学历史，学哲学，学政治经济学，学自然科学；要读中外文学名著，精通博览。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。知识是人们在任何一条道路上成功的旅伴。学习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种乐趣，但并非就是一种享受。它需要时间、精力，需要刻苦、顽强。“经得一番冰霜苦，自有梅花扑鼻香”。只要我们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坚持学习，在

勤奋的学习中坚持写作，我们就一定能有所造就。

一个青年作者，要想在文学的道路上步伐坚实，还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。文学和生活的关系，就好像果树和土壤的关系，没有肥沃的土壤，也就没有鲜美的水果。纯粹靠坐在写字台前生拼硬凑，是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。因为，一份艺术珍品，不在于词汇的华丽和堆砌，而在于生活的真实和提炼。谁离开了人民的生活，谁就失去了创作的内容，失去了可以燃起人们热情的火焰。珍珠宝玉般的语言藏在生活之中，崇高美好的思想感情也只能在生活中凝炼。青年作者越深入生活，他的作品就越丰富多彩，就会使人有如入其境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之感。如果忘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真理，脱离生活，只是把头脑中的一些意念加以图解，象“章鱼吃脚”那样，靠嘴嚼自己的皮肉进行创作，那他的作品必然令人乏味，使人生厌。在这里，还需要提一下关于爱情的写作问题。我们认为在严肃的文学作品里，爱情主题总是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，反映着一定的阶级、阶层的观点和态度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每一个人也许都免不了接受爱情的考验，最后作出忠实于自己秉性的表示。同样，每一个文学青年，在爱情主题上也要受到毫不含糊的严格检验，量出思想和艺术的高下。在爱情的表现上，有的作品也有一些败笔，这就是追求刺激性，迎合某些低级庸俗的心理，把爱情作为“调味剂”塞入作品之中，结果提高了物的筹码而降低了人的价值，使人沉溺于狭隘的、低级趣味的个人情调里。我们的青年作者在描写爱情的问题上，应该努力探索和刻画青年人新的精神面貌、新的道德观念，热情歌颂他们高尚的精神情操，歌颂他们健康、纯贞的爱情。

作为一个青年作者，除了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需要顽强的创作精神和丰富的生活外，还需要在其他一些方面加强修养和锻炼。比如要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，要训练自己敏锐的眼力，要发展自己丰富的想象，要养成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，要努力掌握表现技巧，要加强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等等。这也许就是作家们常说的“功夫做在文章外”的道理吧。其实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在题材选择、主题提炼、布局谋篇、创作角度、艺术境界、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有所创新，有所突破。

“红花也要绿叶扶持，幼苗需要园丁培育”。一个人才的造就如同一棵幼苗的成长一样，需要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来关心它、扶持它、培育它，让它破土而出，让它破盖而出，为它的顺利成长、健康成长创造多方面的良好条件。共青团作为党的亲密助手同样肩负着为党培养人才、输送人才的历史重任。这种培养自然不是去进行干巴巴的政治说教，而是根据青年的特点，区别青年中的不同情况，积极主动地开展各种活动，寓教育、培养于活动之中。只有这样，共青团也才称得上青年利益的“重要代表者”而受到青年的拥戴。当前，广大青年中有一部分热爱文学的青年总希望通过自己的笔，抒发自己的感情，创造精神食粮，并以此达到成才的愿望。这是无可非议，是值得珍视和鼓励的。我们的责任应该是创造条件使他们希望不灭，奋进不已，早日把希望变成现实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形式，把更多的文学青年吸引过来，团结起来，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用之才，那我们也就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，立了一份功劳。过去，我们已经这样作了，但很不够，今

后，一定加倍努力。这不是戏言，而是诺言，我们将尽其责、施其能，用实际行动使这种诺言付诸实现，为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鼓与呼，多办实事。

我们相信，在百花争艳的文艺春天里，深深置根于沃土之中的文艺新苗，在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，必将茁壮成长。

目 录

同志交响曲	韩少功 1
“花和尚”打赌	钟铁夫 23
山冲里	舒新宇 38
卖桃人	罗欣荣 48
翠柳湖畔	袁慧光 60
有这样一个青年	刘小兵 71
陌路人	谢柳青 81
神仙传	高尚平 92
莫里和他的妻子	周文舫 103
三屠户卖肉	王柏松 114
小镇年轻人	国 政 124
啊、生活	王 宏 140
在三十八公里处	田舒强 158
老漆匠看戏	李年古 171
献图	刘春来 180
苏小羊	彭桂香 190
生活，我爱你	胡连生 200
那里也有明天	旷尧生 210

醒

魏文彬 221

飞 燕

何少明 232

谁的药方最好

黄伟民 244

我们兄弟俩

肖建国 肖小斌 251

山垭上

任镛笙 264

呷“八字饭”的角色

曾益德 274

思念你，白泥塘

王青伟 282

春天，有一句格言

蔡测海 289

奇异的婚礼

满一青 295

讴歌时代，鼓舞人民

康 濯 298

同志交响曲

韩少功

张 八 斗

雪峰象一位银发苍苍的老人，更象大海中陡拔的一座小岛，那垦区是漫漫无际的绿色海洋。海洋中有多少辛勤的汗水！它们被浪涛卷上岛岸，变成了雪——凝成了满岛的皑皑白盐。那么窝棚呢？是飘在海上的点点帆影吗？将军的汽车呢？是穿行于波峰浪谷之间的快艇吗？……

将军眯缝着眼，总感到这辆美式吉普开得太慢。喂！加速！还要加速？将军！已经够快的了！——但吉普还是加快了，颠簸得乒乒乓乓、摇摇晃晃。车子很陈旧，真担心它再遇上一个“浪头”，就会轰然散架。这真是当年挥师追击胡宗南的劲头呐！

嘎——吉普抖着沙尘，在D团团部门前停下来了。将军钻出车，拍拍灰，扬手大喊了一声：“恰(吃)饭！恰(吃)饭！”

接待处长有点哭笑不得。我的天！刚才在C团，眼看就有一桌菜了，炊事员已经把子鸡下油锅了，将军最喜欢的狗肉也炖熟了，但他看看手表，等不及，硬要抓紧时间再跑一个团。这下好，刚停车就喊饭，事先又没有通报，人家哪里有这样快的手脚？不过将军身后这些政委，副司令、处长、主任、秘书

和保健护士，都知道将军的脾气。他下来视察总是要吃就吃，要走就走，性子急得很，最不愿意被接待干部牵着转。象这样的“突然袭击”，那实在是家常便饭。没说的，赶快到厨房里去张罗吧！

而且，将军现在确实饿了。

早上只扒了三两千饭，一上午马不停蹄，看了两个垦荒基地，看了防沙林带，将军亲自开拖拉机犁了两趟地，听取了地方政府的汇报……刚才，车过三连高粱地的时候，将军突然眉棱一耸，又大喊停车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将军扭开车门，径直朝路边的地上走去。那边，三三两两的战士正在整地、下肥。一个长脸战士端着一簸箕拌过粪的草灰，挺着腰一线撒过去，大风卷得草灰扬成一道灰雾，昏天黑地……

“不是咯（这）样搞的！”将军浓重的湖南口音，每个字都象是用劲咬出来的。他指着那个战士瞪起眼睛，“你那个扁担腰弯不下来吗？”

长脸战士眨眨眼，不知将军是谁。不过路边的吉普车说明了这位湖南人的身分，战士有点紧张。

“是咯（这）样搞的！”将军挽起袖口，上前接过簸箕，腰间一夹，一只手抓住粪灰，一撮撮往畦里施放。这样，粪灰施得匀，腰低了，肥料不易被大风卷走。

地里的战士都注意到这个老人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，满头大汗，跑过来立正敬礼：“报告首长，我们三连的工作有缺点，请您……”

“你是作田的出身啵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的兵，何解不晓得爱惜肥料？”将军指了指公路，“那边一线线，也是你们泄的吧？”

连干部望了公路那边一眼，脸红了，“……报告首长，我们想抢在雨前，把这片高粱种完，只顾图快……”

原来如此！将军没再讲多话，望望头上一片阴云，看看手表，又看看四周，转身对随行的人员说：“都过来！都过来！要落雨了，咯（这）里工夫紧，来帮一手！”

连干部急了：“首长，这……”

将军眼一瞪：“我是蒋介石的‘首长’吗？就只坐得汽车吗？”说完拿起一把锄头，朝前面去了……

一场“遭遇战”就这样插了进来。当高粱种完的时候，已是午后一点。冰凉的春雨一颗颗落下来，而将军一行人，张张脸挂着热汗。到沟边洗了手，洗不净粪灰的臭味。至于肚子里，当然是轰轰烈烈“暴动”了，车子一颠簸，格外饿得慌。——妈妈的！等下给我一头猪，我也吞得下！这是谁讲的话？是那个大胡子副司令？还是那个肥胖的白脸主任？……

现在，将军坐在团部办公室里。

这里没有人，墙角里堆着一些犁头、锄头叶子和花生种，空中有泥土气和羊肉气。干部们大概都出工去了。值班的也大概是去找头头报信去了。将军捶捶腰，感到浑身酸痛。碰他妈的鬼！进城才几年，身骨就娇嫩了，这样下去何得了？将军最恨养尊处优，也怕手下那些师长团长们当老太爷，养肥一个肚子，养出一身官僚主义。那次他还和几个老师结伴到长安街去扫街。其实，扫街、开拖拉机、下粪灰，一双手做得了多少？

关键是要带个样，让下面的“官”们少点“官”气……

将军想抽根烟，一摸口袋，那里布贴布，肯定是保健护士搜空的。这丫头，就会嘬嘴巴，下命令，说他患有肺气肿，必须绝对禁烟。封锁得好死呵！时时搜索、拦截，家伙！真比国民党封锁延安还厉害！

随从人员的谈笑声留在门外，他们大概想让将军清静地歇一歇。这算是个机会。将军往桌上扫了一眼，打开几个抽屉，想找包烟，或是几皮旱烟叶，就是有几个烟头也好。可到处空空。旁边有张侧门，外边是哪里呢？走！搞点“小自由”吧，看看去！……

外面是一个空坪。将军想找到他们的猪场看看，忽然闻到一丝饭香，肚子里又咕咕起来。一转念，朝食堂走去。不过他走错了，这是团部附近一个连队食堂。

厨房里没有人。大锅盖揭开，不错，锅底贴着一层黄糊糊的锅巴，正是将军所喜爱的好东西。

他找来锅铲，毫不客气，“嚓嚓”两下，铲起一块大锅巴，卷成筒，一下就咬了个满口。厨柜门也打开了，里面要是有点辣椒萝卜之类的东西，那就更享福了！

“不准动！”身后一声吼。回头看，面前立着一个光头老汉，刚放下一担柴，手里的扁担，似乎成了逼向可疑分子的步枪，皱纹深刻的脸上，几根又枯又长的眉毛翘起来，象没脱光毛的马鬃刷子目光凶狠狠，“你是哪个连的？跑到我们这里来翻箱倒柜，偷东摸西？”

他不认得将军。也难怪，将军又瘦又黑，麻线布鞋加便服，还沾了些泥灰，哪象个当年的兵团一号首长，现在的国务院领

导呢？

“你是哪个连的？说！”对方的扁担逼得更近，“上次偷猪油，偷辣椒，气得我差点吐血，今天好，我张八斗总算抓住了一个！”

不知是锅巴塞了口，还是这场误会可笑，将军没答话，只嘿嘿一声。

“你还笑？偷了什么？快放下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

看来不容易说清楚。将军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脚已经向门边移动。

“你还跑？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炊事员抢步来追。将军一边笑，一边躲闪，一边还大口吞锅巴。不料稍不留心，一脚撞倒一把锄头，锄头落下来，叭的一声打破了一个瓦坛子，真可惜！

这个意外帮助了张八斗，他已经抓住将军的手腕了，但似乎晚了一点——锅巴已经全部塞到将军嘴里去了，只有两颗焦米还沾在嘴边。炊事员火气更旺，扁担高高地扬了起来，不过终究只是扬起而已，并没落下来……

“你这位老兄，哪里这样不自重？今天算我积阴德，棒下留情。要是个毛头小子，不打得你屁股肿上两寸才怪哩！好吧，跟我张八斗老老实实写检草（讨）去！”

“老同志，算了吧……”将军眯眯笑。

“你老实点！”

没办法，将军被押回厨房。炊事员找来一张旧日历和半截铅笔，朝将军面前一摆，然后一屁股坐下，咕噜咕噜烧起了水

烟筒，头也不抬地发布命令：“你写吧，老老实实交待：你是哪个连的，姓甚名谁，到这里偷过几次东西了，还要挖挖资本（产）阶级思想……怎么？你还不动手？”他瞪了一眼，纸煤子点了点白纸，“不要装蒜！少在真佛面前烧假香，写！”

这股倔劲，在将军看来十分可爱，但又逼得自己无可奈何。瞄瞄门外，熟人们呢？那个跟踪最勤最紧的小护士，也没有影，这下怎么解围？怎么脱身？他笑了笑，拍拍脑袋，咬咬牙关。好，写就写吧？……

正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震天雷一般的声音：“司令员！司令员！他妈的，你们还算个活人？把个司令也丢了！”

将军一听，知道是潘大年来了。这位黑旋风师长，嗓门还是当年那样大，一面破锣咣咣响。那时每次打电话，都把将军的耳朵震得嗡嗡响；战场上喊一声“杀”，也象榴弹炮开了火，喊得战士们血往上涌……

“潘大个，我在咯（这）里！”

门开，熊腰虎背的潘大年，差点挡住了整个门。他大嘴一咧，浓眉一跳，“呵呀”一声扑上前来握住将军的手，“我的老司令，你‘埋伏’在这里呵？”

这场面搞得张八斗懵了头，眨眨眼，一把拖住师长：“他，他是……”

将军忍不住仰头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啊！你是……哎呀！”张八斗红着脸也笑了，赶紧抹掉凳子上的柴灰，“你快坐吧！我张八斗有眼无珠，该打该打……”

“你不该打！要是你不管原则破坏制度，那就该打！是不是？”

.....

又一阵笑声滚过后，将军“得救”步出厨房了。临走时他记起一件事，拍拍衣袋对潘大年说：“喂！你带零钱没有？给我赔个坛子！”

潘大年毫不在乎地一笑，“看你说笑话！这个烂坛子还算钱？算了！”

将军眼一瞪：“胡说！你好大的口气？快交钱！”

师长眨眨眼，掏钱时脸红起来……

潘 大 年

潘大年对将军这次突然出现有点紧张。他在将军手下当过侦察员，排长，连长，营长……得过将军多次表扬，但挨骂的次数更多。记得第一次见面就是“不打不相识”。那是在晋南吧？十七岁的潘大年第一次行军，碰上大雪，浑身冰壳象银色的铠甲，走起路来咔咔响。“原地休息”的号声刚吹响，潘大年就赶紧烧起一堆熊熊大火，烤手烤脚。这时将军咬着一卷冷锅巴来了，推了他一把：“你的脚还要不要？赶快起来活动活动，不准烤火！”潘大年眨眨眼，没有动。他不知道眼前这位湖南人是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坐下来烤火。他现在又冷又累，实在不想动了。“你还不起来？”将军来拖他。潘大年依着刚入伍时身上那点野气，嘴一撇，咕咕哝哝还是不起身。叫得他心烦了，索性腿一伸，在火堆边躺了下来。将军火气直冒，骂道：“你不起来？我要把你打起来！”一扬手，一马鞭抽在潘大年的棉袄上，气得潘大年跳起来大声骂娘。要不是连长赶来，潘大年只怕还要抄